

## 对观福音书中耶稣比喻的结构

胡蓉

**内容提要：**立足于对观福音书文本，通过对耶稣比喻诠释动向的反思，本文全面分析了耶稣比喻的结构特点，概括出七种模型。这些模型显示，比喻作为演讲语录，既具有灵活性，又具有模式化特征。它是由放在讲论目标旁边的叙事说理要件构成，比喻与讲论目标的关系可以用“ὁμοιῶν”（好像）/“οὕτως”（如此）这两个希腊语词来描述。以上观察为诠释耶稣比喻，进而辨明某语录是否属于比喻提供了认识框架。

**关键词：**对观福音书，耶稣比喻，结构，诠释

**作者单位：**四川荣恩律师事务所

## The Structure of the Parables of Jesus in the Synoptics

HU R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xts of the Synoptic gospel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Jesus' parabl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oroughly the structure of the parables and proposes seven models. These models show that parables, as a kind of quoted speech/saying, are both flexible and fixed in form. They consist of the essential narrative element placed next to the object of discourse,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taphor and the object of the discourse described by the Greek terms ὁμοίω/οὕτως (as if/so). The analysis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Jesus' parables and identifying whether a given saying is a parable.

**Keywords:** the Synoptics, the parables of Jesus, structure, interpretation

**Author's contact info:** Sichuan Rongen Law Firm. Email: ellenhu0813@gmail.com.

## 一、耶稣比喻的诠释动向

在对观福音书中，有的耶稣比喻看起来像格言警句，有的则像短小故事；有的比喻附带解释应用，有的则没有；有的比喻呈现“A好像B”的结构，有的则缺乏这种格式特点；有的明确用比喻来指称，而不少相似的语录并没有这一指称。那么，依据什么来判断它们是否属于耶稣比喻？耶稣比喻看上去没有定性，它是否只是一种性质宽泛的语录，还是带有鲜明形式特征的语录体？对观福音书中有关耶稣比喻的解释，是否属于现代诟病的主观臆断的寓意化解释？耶稣比喻的难题不只这些。为要面对这些难题，首先须回顾历史上对这些问题的诠释。

### (一) 反对寓意解释，寻找历史的耶稣比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耶稣比喻的诠释在于利歇尔（Adolf Jülicher）那里发生了重大转向。他批评历代对耶稣比喻的寓意解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拒绝福音书中体现寓意解释的相关经文的权威性。圣经学者们对他的思想这样概述：

“于利歇尔在两卷本的《耶稣的比喻》（*Die Gleichnisreden Jesu*）中全面批评了这种方法，并指出，耶稣比喻从根本上不适用这种方法，福音书作者们自身基于一种误解使用了这种方法。”<sup>①</sup>“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个耶稣比喻都简明扼要地反映了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的真实生活情景，与大多数只有被当作密码解开才有意义的寓言（allegories）的虚构特征形成鲜明对比……耶稣比喻原初包括的细节只是为了让比喻生活化、生动化，以加强其所要教导的唯一教训。”<sup>②</sup>于利歇尔通过抽象地概括耶稣比喻，确定其道德应用。例如，仆人受托的比喻作为现实的片段，就被概括为一个关于人过于谨慎和怯懦有违所托的故事，该故事应被用于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干。<sup>③</sup>

多德（C. H. Dodd）也认为，不该运用这种寓意分解的方法解释耶稣比喻，并更进一步重审耶稣比喻的文本。他认为耶稣的比喻不是寓言，而是“用具体画面来洞察真理的一种自然表达”<sup>④</sup>，是“一种隐喻（metaphor）或明喻（simile），它

---

① Charles Harold Dodd,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Glasgow: Fount Paperbacks, 1978), 14.

② Craig L. Blomberg, *Interpreting the Parable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0), 32.

③ Dodd,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22.

④ *Ibid.*, 16.

取自自然或日常生活，给听众留下生动、奇异的感受，让人对它确切的应用充满疑惑，从而引发活跃的思考”<sup>①</sup>。他批评于利歇尔抽象概括比喻运用的作法，主张“站在耶稣与其听众所处的现实与批判的立场……说到耶稣比喻的运用，首先不是寻找笼统的原则……而是找到那些比喻被讲出时的特定情景”。<sup>②</sup>鉴于耶稣比喻的情景受到编辑和历史流传的影响，多德认为需要具体评估经文的权威性。其中福音书中的一些比喻运用被认为属于最早的传统，而另一些则是福音书作者的运用。<sup>③</sup>

耶雷米亚斯 (Joachim Jeremias) 继续探寻耶稣比喻的历史声音。对于那些试图按照希腊修辞的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尝试，他指出“这里的‘*masal*’或‘*mathla*’可能是圣经以后犹太教 (post-biblical Judaism) 中那种普通讲论的意思，没有规定的形式……包括狭义的比喻 (parable)、比方 (similitude)、寓言 (allegory)……‘*παραβολή*’也类似……迫使耶稣比喻适应希腊修辞的范畴，是将陌生规则强加于耶稣比喻”<sup>④</sup>。换言之，耶稣比喻对应于希伯来词“*masal*”或亚兰文“*mathla*”的广义涵义，它不具有形式的规定性，不能套用希腊修辞的概念来解释耶稣比喻的形式。为此，他继续多德的探寻，寻求恢复每一个耶稣比喻的具体历史情景，聆听耶稣的真实声音。在《耶稣的比喻》一书中，他分析了十个影响耶稣比喻面貌的规则。例如，他认为十童女比喻的原意是耶稣发出的终末危机临到的警告，而早期教会受到基督再来延迟这一

① Dodd,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16.

② Ibid., 23.

③ Ibid., 23-25.

④ Joachim Jeremias, *The Parables of Jesu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20.

处境的影响，将新郎寓解为基督，他的午夜到来则意味着基督复临。<sup>①</sup>

最后，多德认为天国比喻“代表耶稣对他自身使命的诠释……他使用比喻来诠释上帝国那时那地已经临到人身上……绝对者披戴血肉进入历史……现在是选择的时刻……现在是实现的终末”<sup>②</sup>；而耶雷米亚斯则认为，耶稣比喻“催逼耶稣的听众对他的身份和使命作出决断。每个比喻都充满了天国的奥秘，使人一再认识到终末正在实现进程中，成就的日子正在来到。全部比喻都在发出这种紧迫的信号”<sup>③</sup>。

## （二）反对耶稣比喻的说教，提倡文本与读者互动的隐喻新观

利科（Paul Ricoeur）提出了对隐喻的新见解：句子而非单字才是构成意义的基础，隐喻并非字词字面意思的偏离，而是通过将一般不会放一起的字词放在一起，形成张力的创造；隐喻并非出自所使用字词的字典义和形象义之间的相像，而是在不协调的结合中产生的惊讶；隐喻不是字面语言的附庸，而是语意的创造，不能够像传统那样转写为直陈句，而应该作为承载实在意义的载体。<sup>④</sup> 隐喻是“展示性的”（performative），而非“命题性的”（propositional），它并非用来传递信息，而是展示行动，例如应许、警告、恩赐，或者提供帮助。这一

---

① 参 Jeremias, *Parables of Jesus*, 48-53.

② Dodd,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147-148.

③ Jeremias, *Parables of Jesus*, 230.

④ 参 Blomberg, *Interpreting the Parables*, 136.

诠释视角关注耶稣比喻做了什么，而非它们意味着什么。<sup>①</sup>

受以上隐喻新观影响，斯科特（Bernard Brandon Scott）强调，他不是描述比喻是什么意思，而只是选择“描述比喻如何创造意义”<sup>②</sup>。他将耶稣的比喻定义为“作为 *Mashal*，用短小虚构的叙事来指涉一个符号”，福音书中的希腊文“*παραβολή*”是对希伯来文“*mashal*”的翻译，不过后者比前者涵义更宽泛。<sup>③</sup> 比喻作为叙事，“是实在的重述，而非实在的简单模仿……比喻要求‘从它本身到指涉’作为主要的路径……它揭示了实在的新东西，而非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sup>④</sup>。他认为拉比比喻对圣经的诠释“看起来是‘从实在到比喻’的路径，其实并不是，因为那种诠释常常是新颖的、修正传统的、甚至是全新的”<sup>⑤</sup>。他指出比喻的首要作用不是说教，而是诠释，它解释了一个人是怎么诠释的。<sup>⑥</sup> 传统的比喻解释是沿着“从指涉到比喻”“指涉决定比喻内容”的解释路径。在这种路径下，对天国比喻的诠释就被天国的实在所决定。斯科特则认为，耶稣比喻作为放在指涉对象旁边的叙事，采用“从比喻到实在”的路径，更符合比喻诠释作用的题中之义。<sup>⑦</sup>

① Blomberg, *Interpreting the Parables*, 137.

② Bernard Brandon Scott, *Hear Then the Parable*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1989), 420.

③ *Ibid.*, 8.

④ *Ibid.*, 48.

⑤ *Ibid.*

⑥ *Ibid.*

⑦ *Ibid.*, 48.

### （三）正视耶稣比喻的寓意特点，回归耶稣比喻的文本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耶稣比喻的诠释出现寓意回归。布隆贝格（Craig Blomberg）辨析和反驳了19世纪末以来耶稣比喻诠释的诸多尝试，总结道：在早期拉比比喻性质与现代文学评鉴的亮光中，20世纪诠释比喻的基本原则——耶稣比喻并非寓意性的，每个比喻只有一个主要的指向——更多是一种误导，并非引导。一种更好的诠释路径是认识到每个耶稣比喻的某些要素指向非字面的意思，而其他要素却没有非字面意思。他建议将比喻中的主要角色作为寓意分解的要素，比喻的主要指向绝大多数与这些角色关联在一起。绝大多数叙事性的耶稣比喻呈现三角结构，所以大多数比喻可能有三个指向。平行比喻作为耶稣声音的权威被接纳，预设了比喻的权威是由耶稣的真实声音所决定的，而非耶稣的真实词语。前者强调话语的意图、结构的一致，后者则强调字词的一致。这意味着耶稣比喻的引介、结语、警句都是他的声音，从而反驳了耶雷米亚斯的转换规则。平行比喻的不同用词的情形，表明福音书作者编修了耶稣起初确实的词语，但福音书作者的编修只是突出了风格，强调了不同的编修主题，并没有改变耶稣原本的意思。结构主义的分析发现，耶稣比喻的深层结构是难以被模仿的。<sup>①</sup>

---

<sup>①</sup> Blomberg, *Interpreting the Parables*, 165-167. 另外，布隆贝格在此书中对拉比比喻与文学评鉴进行了评述，择要如下：巴格（Christian A. Bugge）认为耶稣比喻用法的诠释背景是《旧约》以及拉比文学的希伯来历史传统，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希腊历史背景，把希腊修辞模式套用到耶稣比喻上是武断的；菲比希（Paul Fiebig）支持巴格的主张，通过大量分析拉比比喻，强调它们具有寓意性，并发现存在大量“标准隐喻”的现象（例如，用王来指上帝）；比齐（Denis Buzy）分析了公元1世纪的修辞学传统，指出纯粹的形式非常稀少，大量是混合

斯诺德格拉斯 (Klyne Snodgrass) 则认为, 那些致力于区分“比喻”(parable)和“寓言”(allegory)的努力完全失败。<sup>①</sup>他批评于利歇尔以来的尝试:“耶稣不需要从寓言(allegory)中拯救出来。耶稣比喻(Parables)是寓意性的(allegorical), 只是有些更具寓意性。它们指向本身之外的东西, 只有自身就不是比喻了。如果认为它们出自早期教会, 一定不是基于它们具有寓意性的特点, 而是基于其他……然而比喻的寓意特点并不意味着允许寓意化(allegorize)”<sup>②</sup>, 而利科关于隐喻和比喻(metaphor and parable)不能简化为抽象语言的主张经不起反思。<sup>③</sup>受到克尔凯郭尔“间接沟通”思想的影响, 斯诺德格拉斯认为耶稣的比喻是一种间接沟通, 不同于直接给出信息的沟通, 它在人的后窗找到一条路, 使人面对自以为的真实。<sup>④</sup>比喻具有喻道功能, “如果意义是一个关系组合派生的价值, 比喻则提供了新的关系组合, 使我们能以新的方式看事情”<sup>⑤</sup>。比喻“是一种用于劝说、论证的广义的类比(expanded analogy)……具有成比例对称的类比思路”<sup>⑥</sup>。他认为塞德(John W. Sider)将耶稣比喻当作成比例的类比(proportional

---

形式, 表现为一些要素而非所有要素都指向第二层意义; 廷斯利(E. J. Tinsley)认为圣经学者误解了“寓言”的性质, 它并非虚构和武断的方式, 其中包含现实和象征的世界, 他重新为“寓意”正名, 指出耶稣比喻的问题并非是不是“寓意的”, 而是其寓意是什么。

① Klyne Snodgrass, *Stories with Intent: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arables of Jesus*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2008), 29.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23.

⑤ Ibid.

⑥ Ibid., 23-24.

analogy),<sup>①</sup> 基于此提出的判断类比对象的标准, 具有参考价值, 而布隆贝格依据主要人物的个数来确定比喻指向观点的个数有失偏颇, “应允许每个比喻发挥其意欲发挥的作用, 在它自己的情景中想有多少观点就有多少观点”<sup>②</sup>。然而, 耶稣比喻的诠释具有相应的边界, 那种诠释在于理解类比的边界与意义。它们“不是邀请我们去思考隐喻所应有的一切意思, 而是邀请我们在它们的关系组合中去了解它们”<sup>③</sup>。对于试图重建耶稣比喻原貌的尝试, 他认为其基础是不稳固的, 只是因经文具有寓意性而拒绝其真实性, 这实在是操之过急。<sup>④</sup>

## 二、对耶稣比喻诠释史的反思与再出发

对观福音书中的耶稣比喻及其解释的权威性被诠释者们重新评估, 然而这些评估本身所基于的历史假设并不比耶稣比喻文本本身更客观真实。其实, 离耶稣比喻最近的“处境”乃在于文本。那些因耶稣比喻及其解释存在寓意因素而否定其权威的尝试, 忽略了在特定上下文中, 讲论本身就具有言外之意的特点, 这一特点与现代诟病的主观臆断的“寓意化”诠释并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曾被某些“寓意化”的解释误导过, 就否定比喻有其“寓意”。

---

① 参 John W. Sider, “Proportional Analogy in the Gospel Parables,” *New Testament Studies* 31 (January 1985)。

② Snodgrass, *Stories with Intent*, 37–38.

③ *Ibid.*, 38.

④ *Ibid.*, 40–43.

从耶稣比喻到指涉的路径，强调了比喻本身的诠释功能，挑战了过往从指涉到比喻解释的历史路径，例如，历史上从上帝国的历史概念出发诠释天国比喻的路径。<sup>①</sup>然而，“指涉”与“比喻”之间关系的确定，不能直接加诸一个历史的、哲学的或修辞的有关“比喻”的概念，这忽略了耶稣比喻本身的独特性。

认同耶稣比喻具有诠释功能，并不能否定它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正如斯坦（Robert H. Stein）所主张的：“比喻是耶稣用来教导神圣信息的工具……现今那些讲论的一个错误在于宣称上帝之道不使用这种形式有效传讲。”<sup>②</sup>总之，耶稣比喻该如何诠释，比喻与指涉的关系如何，耶稣比喻的教导是什么，首先受到它所在文本的限制，首先应回到它的文本中。

正如历史所呈现的动向，我们又回到对观福音书耶稣比喻的文本。那么，认识耶稣比喻就应当从认识它的构成开始。在认识耶稣比喻的构成之前，需要认识到，对观福音书记录的耶稣比喻，并不是纯粹的耶稣比喻本身。从日常的演讲经验看，演讲者若向现场的听众讲故事、举例子，一般具有特定的目的，也会自然地作一些口头说明、解释、引介，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帮助他们理解。一份忠实的记录，应当呈现这些印记。作为人

---

① 例如，魏斯（Johannes Weiss）在有关上帝国诠释重要转向的著作《耶稣关于上帝国的宣讲》中主张，耶稣首先是个犹太人，他所宣讲的上帝国应该结合与其同时代的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天启终末宗教思想来理解，这是他诠释的基本预设。在耶稣宣讲中，上帝国指向的终末是迫近的，与此相关的天国比喻的诠释应由这一历史观念决定。参见 Johannes Weiss, *Jesus' Proclam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trans. Richard Hyde Hiers and David Larrimore Holland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1), 57–73。

② Richard N. Longenecker, ed., *The Challenge of Jesus' Parables*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2000), 48–49。

的记录而非机器的记录,也自然地承载着记录者的风格和理解。同理,对观福音书的耶稣比喻,作为口头宣讲的记录,有的附有解释性的口语表达;作为耶稣传道事件的情节,带有叙事的背景、意图等因素;作为口头演讲的编辑,带有福音书作者对口语书面化的理解、取舍、编排等方面的印记。

不过,耶稣比喻仍具有独立稳定的性质。对观福音书统一用“*παραβολή*”这个专有名词来指称特定的耶稣语录,说明耶稣比喻具有一种语录体的属性,而前三部福音书可对观的特点与平行比喻的存在也表明不同福音书的比喻性质的相同,并且平行比喻指向比喻结构与意图的相同,而非字词的一致。对观福音书作者们把握了耶稣比喻的性质,不存在误解,记载的耶稣比喻均是比喻属性的体现,行文中提到的平行比喻指向同一比喻。下文将基于这一预设信念考虑前面提到的影响因素,以求分析纯粹的耶稣比喻的构成。

分析耶稣比喻的构成,就要判断哪些材料属于耶稣比喻。笔者采取折中的态度:首先,将对观福音书中指称为“*παραβολή*”的材料,作为认定耶稣比喻的首要标准。其次,在前述材料支撑下,那些与其主题或结构一致的材料,可作为耶稣比喻加以分析。最后,有些材料虽有现代比喻修辞的特点,却不能直接作为耶稣比喻的材料。

研究耶稣比喻构成,需要剖析其外在静态结构以及生成结构,前者关注现成的形式特点,后者专注比喻生成的思路。本文仅关注耶稣比喻的静态结构,至于耶稣比喻的生成思路,或将另行撰文讨论。

### 三、耶稣比喻的结构

耶稣讲比喻呈现一定的格式特点。这些特点要么出现在讲比喻之前，要么在比喻之中，要么在比喻之后。这些特定位置的特定格式，塑造了讲比喻的模型。

#### 模型 1：“ὁμοιώω”/“ὅμοιος” 引介语 + 比喻

这种模型是指以具有“ὁμοιώω”/“ὅμοιος”特征词的引介语引出比喻的正文。分析如下：

##### 1. 由“ὁμοιώω”/“ὅμοιος”引出的天国比喻

《马太福音》第 13 章集中记载了一组耶稣比喻，其中麦子与稗子的比喻（太 13:24-30）、芥菜种的比喻（太 13:31-32）、面酵的比喻（太 13:33）都清晰指明为比喻，开头用一个“天国好像”<sup>①</sup>的引介语引出一个叙事。藏宝、寻珠和撒网的故事，在希腊文圣经<sup>②</sup>中虽未用“παραβολή”指称，开头也是一个“天国好像”的引介语连接一个叙事的形式，下文紧接着“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太 13:53）起到总结上文讲论的作用，后面转到其他主题的叙事，表明前面藏宝、寻珠和撒网的例子也是比喻。喜宴的比喻（太 22:1-13）也是开头一个“天国好像”引介出一个故事的比喻。恶仆的比喻（太 18:23-34）、

---

① 这里的“天国好像”，在有的天国比喻中，也翻译为“天国好比”。作为比喻引介语，其中的“好像”“好比”等，在《马太福音》中绝大多数使用“ὁμοιώω”，“ὅμοιος”两个词表达，二者共有同一个字根，只是词性不同。仆人受托比喻中的“好比”是“ὄσπερ”是个例外，但作为同义词用法也归入此类。

② 本文所依据的希腊文圣经版本为 *UBS Greek New Testament, 4th rev. ed.*。

葡萄园雇工的比喻（太 20:1-15）、十童女的比喻（太 25:1-12）、仆人受托的比喻（太 25:14-30）也都是由“天国好像”引出来的语录，在无相反理由的情况下，笔者有理由依据外部形式和主题的相似，称它们为耶稣的比喻。因它们均以天国为主题，故称之为“天国比喻”。若对观福音书中另有平行的例子，都纳入这里的天国比喻。

马可与路加天国比喻的引介语几乎一致，马太表面上看似有所不同，但都指向相同的“天国”主题，都起到引介的作用。具体分析其用词，能判断三部福音书是平行一致的。路加芥菜种比喻的引介语“上帝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路 13:18）中的“好像”与“比较”分别是“ὁμοιος”和“ὁμοιόω”这两个同字根词的用法。路加紧接着的面酵比喻的引介语是“我拿什么来比上帝的国呢”（路 13:20），其中的“比”是ὁμοιόω的用法。马太的芥菜种和面酵比喻引介语中的“好像”是“ὁμοιος”的用法，马可芥菜种比喻的引介语是“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可 4:30）与路加的结构和意思一致，两个设问并列构成，其中“比较”与“比喻”（“παραβολή”的用法）对应，“比较”是“ὁμοιόω”的用法，说明此处的“比喻”对应于“ὁμοιόω”的涵义。综合来看，这些引介语的主题、作用、与比喻内容的关系、所引比喻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些比喻的引介语是平行的。由此，“天国好像”能理解为“天国可比喻如下”。

从指称和句子关系能直接判断马可、路加的天国比喻引介语，它们不属于耶稣比喻的一部分。《马太福音》中“天国好像……”的表述容易让人误以为它是比喻的构成部分，然而，从上述平行引介语的结论、平行比喻的角度可以判断，这个片

语并非天国比喻的要件，而是独立的引介片语。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马太福音》中有的比喻带有引介语，而马可、路加与之平行的比喻却未带引介语，以及对观福音中有的比喻未带引介语。

## 2. 由“ὁμοιῶν”/“ὅμοιος”引出的其他比喻

天国比喻以外还有其他由“ὁμοιῶν”/“ὅμοιος”引出的比喻。例如，根基的比喻（太 7:24-27）中“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太 7:24）、“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其中的“好比”正是“ὁμοιῶν”的用法，后面分别连接了两种根基的叙事。《路加福音》与之平行的根基比喻则是由形容词“ὅμοιος”的用法加系动词构成，表达同样的意思。世代的比喻（太 11:16-17；路 7:31-32）由“我们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太 11:16）引出。前面的“比”是“ὁμοιῶν”的用法，后面“好像”是“ὅμοιος”的用法。这个引介语是个句子，明显不属于比喻的内容。忠仆的比喻（路 12:36-38）中提到“你们好像……”（直译），这个“好像（ὅμοιος）”引出了一个忠心等候仆人的叙述。天国门徒的比喻述及“凡文士受教作天国门徒的，就像……”（太 13:52），其间连接比喻内容的“好像”就是“ὅμοιος”的用法。

总之，以上比喻都是由“ὁμοιῶν”/“ὅμοιος”为特征词的引介语，引导一个与讲论目标间接相关的事情或道理的叙述。

“ὁμοιῶν”/“ὅμοιος”描述了比喻与讲论目标的关系。那些比喻仅仅由格式引介语后面的叙事构成，格式引介语并非耶稣比喻的构成要件，而只是讲比喻的方式。

## 模型 2: 比喻 + “οὕτως” / “Ἀμὴν λέγω ὑμῖν” / “γὰρ” / “ὅτι” + 比喻的解释与运用

这种模型是指比喻正文后,由以上特征词引出比喻的解释与运用。具体包括以下几种:

### 1. “οὕτως”为特征的案例

在麦子与稗子的解释中(太 13:37-43),前半部分(太 13:37-39)用“是”(ἐστὶ的用法)来连接比喻要素和它的意思,呈现出“A是B”的结构;后半部分则使用“正如A,B也如此……”(ὡςπερ……οὕτως……)的结构,来连接比喻要素和它的意义。这里的“ἐστὶ”与后面的“οὕτως……”是平行的,表示“这样”“如此”“同样”“对应”的涵义,而非“等于”。<sup>①</sup>另外,这里与“οὕτως”连用的“ὡςπερ”也是天国比喻引介语的构词,与“ὁμοιῶ”引介语平行,表示“好像”“正如”的涵义,而这里的ὡςπερ……οὕτως是同义词的组合,说明这里与“ὡςπερ”连用的“οὕτως”,也与特征词“ὁμοιῶ”平行。在《马太福音》13:49-50,“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οὕτως),天使要出来……”在原文中由“οὕτως”(这样地,如此,照样)引导,虽然紧随撒网比喻(太 13:47-48)之后,但明显变换了叙事时空与视角,不属于比喻叙事的发展。它与《马太福音》13:40-43的麦子与稗子的比喻解释相互平行,也说明它是撒网比喻的解释性说明,而非比喻的正文。

《马太福音》18:35的恶仆比喻之后接有“……我天父也要这样(οὕτως)待你们了……”,在原文中也是由“οὕτως”

---

<sup>①</sup> 主观“寓意化”的解释,实质上是对“ἐστὶ”理解的偏差,其间“ἐστὶ”所指向的是“不同事物相同的关系”,而非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的关系,亦非谜面与谜底的关系。

引导的解释,不属于比喻正文的内容范围。迷羊比喻的解释(太 18:14)、葡萄园雇工比喻的解释(太 20:16)、财主积财比喻的解释(路 12:21)、失钱比喻的解释(路 15:10),也都是由“οὕτως”引导的解释。《路加福音》14:33、17:10也分别是由“οὕτως”引导的对前文例子的应用和解释,虽未明说那两个例子是比喻。再以七个污鬼的比喻(太 12:43-45,路 11:24-26)为例,其上下文虽均未指称该语录为比喻,却也遵循了“比喻+οὕτως+解释”的结构。

## 2. 以“Ἀμὴν λέγω ὑμῖν” / “γὰρ” / “ὅτι”为特征的案例

《马太福音》21:31用“Ἀμὴν λέγω ὑμῖν”(我实在告诉你们)引出比喻的解释,《马太福音》21:43与之类似,用“λέγω ὑμῖν”(我告诉你们)来引导凶恶佃户比喻的解释。另外还有迷羊比喻的解释(路 15:7)、寡妇和法官比喻的解释(路 18:8)、两种祷告比喻的解释(路 18:14),都是由“我告诉你们”来引导。

《马太福音》22:14是对喜宴比喻的解释,是由连词“γὰρ”引导的解释<sup>①</sup>,《马太福音》25:29的仆人受托比喻的解释也是由“γὰρ”引导,在《路加福音》的相应平行比喻中,省略了这个解释。十童女比喻的运用(太 25:13)、贼来的时候比喻的运用(路 12:40)、选座位比喻的解释(路 14:11),也都是由“ὅτι”来引导。

## 3. 无果树比喻的个案

以上比喻解释紧随比喻正文的结尾,由惯用连词/副词引

---

① 《路加福音》中喜宴比喻的结尾(14:24)是以路加常用的“我告诉你们”引导比喻的解释。

导，从叙事和句子结构来看显然不是比喻的正文。反过来，若一些语录具有这种比喻惯用词的特点，就可以作为判断它是否属于比喻内容的一个重要依据。

以无花果树的比喻(太24:32; 可13:28; 路21:29-30)为例。它是三部对观福音书共有的一个说理比喻，所讨论的是“人子何时近了”的主题。“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从表面上看，这个比喻一气呵成，仿佛一个整体，历来解读者也习惯把它们视为一体。然而比喻中的“这样”(οὕτως)透露出了它的成分。作为福音书作者们比喻结语的引导词，“οὕτως”前面是所举的例子，后面是耶稣教导的意图，“οὕτως”引导的关于“人子近了必然伴随着这些事情到来”的叙事(太24:33)虽然承接上文的例子，但与下文紧接着“Ἀμὴν λέγω ὑμῖν”(我实在告诉你们)引导的关于这些事情都要成就(太24:34)的语录相比，与后面的内容更为紧密，并且“οὕτως”与“ἀμὴν λέγω ὑμῖν”这两个引导词都是福音书作者引导比喻解释的惯用语，在此一同构成无果树比喻的解释，而非归属于比喻的正文。说理比喻与下文比喻的解释都有说理的特点，看起来是一体的，不像叙事比喻的叙事转换那样容易区分。

从其他说理比喻的叙事，也能看出其构成只包含事理本身，而不包括对它的解释和应用。例如，洁净与污秽的比喻是一个说理比喻(太15:11)，从它的上下文看，比喻与解释中间穿插了一段叙事，对比喻的解释明显不属于比喻正文的范围，比喻的内容只包含一句从“是否洗手吃饭的争论”中提炼出来的洁净与污秽的观点陈述，而不包含对它的进一步解释

（太 15:16-20）。自相纷争的比喻（太 12:25；可 3:24-25；路 11:17）也是一个说理性比喻，针对法利赛人说耶稣靠鬼王赶鬼之事而作，只包括本身的事理，不包括进一步的解释运用。

总之，以上耶稣比喻均由与讲论目标间接相关的事理构成，以“οὕτως” / “Ἀμὴν λέγω ὑμῖν” / “γὰρ” / “ὅτι”等词引导比喻之后的解释与运用，它们不属于耶稣比喻的构成部分。这种结构特点，可以作为推断其他符合该结构特点的语录是否属于耶稣比喻范畴的重要依据，反过来也可以推断，无花果树比喻的构成，只包括“οὕτως”之前的无花果树的事理，而不包括后面的解释。

### 模型 3：比喻 + 有关比喻的问答 + 耶稣教导

凶恶佃户的比喻（太 21:33-41；可 12:1-9；路 20:9-16）可以分成三部分。耶稣先讲到园户如何先后多次拒绝葡萄园主人派去收果子的仆人，最后甚至杀了主人儿子之事（太 21:33-39；可 12:1-8；路 20:9-15a）；中间是有关该事的问答（太 21:40-41；可 12:9-10；路 20:15b-16a）；最后是耶稣的教导。第三部分转换了讲论视角，是该比喻引发的教导，明显不属于比喻的正文。至于第二部分，耶稣以“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户呢？”（太 13:40）这种设问方式引发思考，虽然与比喻内容有关，其实已转换了叙事视角，涉及比喻应用。法利赛人听了这个故事的反应说明，该故事作为间接沟通的方式，已经达到沟通的目的，言在此，却能及彼。

耶稣讲完两个儿子的比喻（太 21:28-30），文中出现一个问答：“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大儿子。”接着耶稣教导谁先进上帝的国。这里也遵循了“比喻

+ 有关比喻的问答 + 耶稣教导”的结构。

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之事例（路 10:30-35），是律法师追问“谁是我的邻舍”（路 10:29）时，耶稣所作的间接回答。随后，耶稣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路 10:36）律法师回答“是怜悯人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路 10:37）显然，中间的故事是独立的部分，一头一尾才是现实的叙事，路加虽未明说该故事是比喻，但它与前述的比喻结构一致。

#### 模型 4：比喻 + 询问比喻意思的叙事 + 比喻解释

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太 13:3-8；可 4:3-8；路 8:5-8）、麦子与稗子的比喻（太 13:24-30）、洁净与污秽的比喻（太 15:11；可 7:15）之后，均穿插了一个直接询问比喻意思的对话及叙事，然后转回到对比喻的讲解，而非在比喻之后直接讲解比喻。

模型 5：以“你们中间有谁……岂不……”等反问句式讲述比喻

迷羊的比喻（太 18:12-13；路 15:4-7）则是以“你们中间谁……不……呢？/若……岂不……”的反问方式讲述比喻。相近的情况还有失钱的比喻（路 15:8-9）、禁食的比喻（太 9:15；可 2:19-20；路 5:34-35）、瞎子领瞎子的比喻（路 6:39）、求饼得饼的比喻（太 7:9-10；路 11:11-12）、半夜求饼的比喻（路 11:5-8）。其中瞎子领瞎子的比喻在《马太福音》中的平行比喻乃是采取直陈方式讲述，紧跟禁食比喻的新旧皮袋的比喻（太 9:16-17；可 2:21-22；路 5:36-39）也是采取这

种直陈事理的方式,说明反问或陈述方式并非比喻的形式要件,而只是修辞特点。

斗底下的灯(可 4:21; 路 8:16)也是放在教导目标旁边的例子,所教导的目标用“γαρ”连接。它在《马可福音》中是反问句式,而在《路加福音》中却是陈述语气。

前面已经提到《路加福音》17:10 具有“οὕτως”的特征词,该引导词前面所讲述的仆人回家一例(17:7-9)也符合这里的反问语气特征。

总之,这类反问句式讲述的耶稣比喻仍然是放在教导目标旁边的事理,与教导的内容间接相关,而非直接相关。它体现出耶稣比喻演讲的修辞特点。

**模型 6: 以“看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等呼召句式讲述比喻**

撒种比喻的内容只包括撒种的故事(太 13:3-8; 可 4:3-8; 路 8:5-8),而不包括开头的“ιδου”(看哪!)与结尾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一呼召语。《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在这个比喻开头使用了“看哪”这个呼召性口语,《路加福音》却省略了它。这种呼召邀请听众从现实世界进入比喻世界,又从比喻世界进入现实思考。类似呼召的用词还出现在世代的比喻之前(太 11:15),以及失味的盐的例子(路 14:34-35; 参见太 5:13; 可 9:50)中。

**模型 7: 独立比喻**

不结实的无花果树(路 13:6-9)直接叙事,比喻正文前面没有引介语,结尾没有相关教导,直接转向其他主题的叙事。

新旧皮袋的比喻（太 9:16-17；可 2:21-22；路 5:36-39）则直陈事理，没有附着其他叙述。

实际上，以上各类型都包含一个独立的比喻。

#### 四、小结及应用

以上分析覆盖了对观福音书中全部明确指称为比喻的例子，并分析了与此形式相关的例子。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运用：

1. 耶稣比喻的结构具有多样性，表明作为演讲语录的灵活特点；耶稣比喻还有同构性，表明耶稣比喻灵活表达的同时不失其核心，即，它是由讲论目标旁边能起到论证、诠释作用的事理叙述构成的，它与讲论目标的关系可以用“ὁμοιῶ”（好像）/“οὕτως”（如此）来描述。<sup>①</sup>但它不包括与此紧密相连的引介或解释运用。

2. 关于中文翻译为“好像”“好比”的希腊词“ὁμοιῶ”/“ὁμοιος”的用法，作为耶稣比喻引介语的特征词，反映出比喻主题（讲论目标）与比喻之间是放在旁边参照的关系，它们是识别比喻的重要标志，但它们所在的引介语并非比喻的构成要件。因此，在编辑比喻时灵活处理这个成分，并不改变比喻的性质。

3. 天国比喻中的“天国好像”作为引介语与下文的比喻语录是独立并列的关系，而非一体的关系。在解释天国比喻时，

---

① 关于耶稣比喻与讲论目标/主题的具体关系，需要另行撰文论证。

不能拿天国与比喻故事的一个要素进行比较，而应该拿天国与整个比喻进行比较。以芥菜种的比喻为例，无论是将天国与芥菜种或其生长过程进行比较，认为上帝国就在你们当中渐渐生长，还是像“一贯终末学派”<sup>①</sup>那样拿天国与种子丰收的时刻进行比较，将耶稣的使命理解为宣告作为终末的天国将很快来到，<sup>②</sup>都是将比喻简化为一个部分来与天国比较，忽略了天国比喻作为一个整体，与引介语是独立并列的关系。

4. “οὕτως” / “Ἀμὴν λέγω ὑμῖν” / “γὰρ” / “ὅτι” 等词可以用来推断耶稣比喻的成分，据此，无花果树的比喻可推断为只包括无花果树的例子，由“οὕτως”引出的下半句内容是比喻的解释与运用。在《多马福音》这一依据福音书资料编修的文本中，11个比喻可以说与对观福音书中的例子相平行，它们都缺乏比喻结语解释成分，耶雷米亚斯据此认为，福音书比喻的结语解释成分不属于比喻的原初结语。<sup>③</sup>他忽略了耶稣比喻的构成本来就不包括该结语，在编修时具有省略结语的可能性。

5. 把耶稣比喻区分为形象故事和格言语录过于简单，这种区分只反映这种语录体的表面特征。在本文的分类中，这两类比喻可以属于同一种模型。

6. 除个别比喻以外，大部分比喻具有解释和应用的功能。遵循比喻的思路，那些解释和应用的要素与比喻的要素能抽象

① “一贯终末”是对史怀哲所用德文术语 *konsequente Eschatologie* 的翻译。

② 参 Dodd,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132–133; Albert Schweitzer,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A Critical Study of Its Progress from Reimarus to Wrede*, trans. W. Montgomery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10), 377。

③ Jeremias, *Parables of Jesus*, 110.

出一种 A 对应 B 的关系，如果认为这是寓意的体现，则耶稣比喻充分反映了寓意的特点；否定耶稣比喻的寓意特点，就相当于否定耶稣比喻。

7. 本文所认定的耶稣比喻的构成，还需要与耶稣设比喻的思路、设比喻的目的、比喻的功能、比喻的历史传统等内在思路与外部因素相互印证，才成其为充分的论述，然而限于论题和篇幅，只能暂时搁笔于此。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Blomberg, Craig L. *Interpreting the Parable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0.
- Dodd, Charles Harold. *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 Glasgow: Fount Paperbacks, 1978.
- Jeremias, Joachim. *The Parables of Jesu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 Longenecker, Richard N., ed. *The Challenge of Jesus' Parables*.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2000.
- Schweitzer, Albert.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A Critical Study of Its Progress from Reimarus to Wrede*. Translated by W. Montgomery.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10.
- Scott, Bernard Brandon. *Hear Then the Parable*.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1989.
- Sider, John W. "Proportional Analogy in the Gospel Parables." *New Testament Studies* 31 (January 1985): 1-23.

Snodgrass, Klyne. *Stories with Intent: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arables of Jesus*.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2008.

Weiss, Johannes. *Jesus' Proclam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Translated by Richard Hyde Hiers and David Larrimore Holland.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1.

( 王 鹏 编 )